

馬翎著



三幕劇





## 導演的話

吳永剛

近來爲着「紅粉金戈」和「白雪公主」二個戲的拍攝，對外界的一切，似乎都失却了連繫。這次馬翎兄編的「生離死別」上演，雖然在事前我已答應挪出一部份時間來排演，但結果終因忙，終因電影的一經發動的工作，很難中輟；於是，我給「生離死別」的服務，說來汗顏，真是淺薄得很。

「生離死別」是一個戀愛的悲劇，但也表現着封建勢力對於時代的青年底「反動的壓制」。而這二種勢力的鬥爭，更有着民族間的歧視。這在粗粗看來，或許像上海劇藝社上演過的「海戀」，但其實也不相同的。「海戀」中的事實，比較錯綜複雜！戀愛事件也有好幾個。這裏的戀愛底死敵，只有毛穗農和馮子臣，而劇中的主題，也很清楚而簡單的，只是指出舊社會的潛勢力，是如何頑強地，重壓着新生命的胚育，這兩種勢力，正如戲劇上用慣的一句「鬥無爭即無戲劇」的熟語，在這戲中，展開強烈的鬥爭，這種鬥爭的結果，毀滅了幾個人的生命，而有一些人的心靈，永遠有着缺陷，而且幾乎是瘋狂了。

處理這樣的戲，在這短短的三幕中，採取的旋律，不得不是「急」而「快」了。像一段奔流，從很高的岩石上直瀉下來，不能給他停頓，也無法給他優游，只有急速地在鍵盤上，捺完了這生命的一曲。然而，我爲他並沒有化了多少的時間，所以，我對於這次的效果，並沒有怎樣的期望。好在作者在這次排演上，出過很大的力的，我想，或許他對於自己的「嬰孩」，是更能教育和保養得完好的。我這樣地說了這些話，就算我對於「生離死別」的「交代」吧！



(剛永吳)



“生離死別”插曲

f# 短調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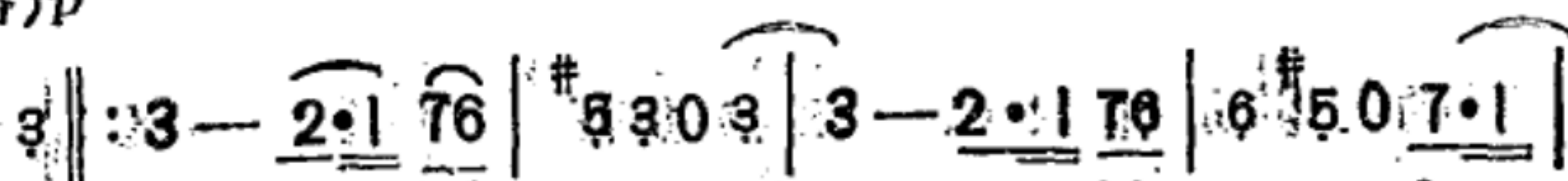
# 同 生 死

呂律作曲

Andante (徐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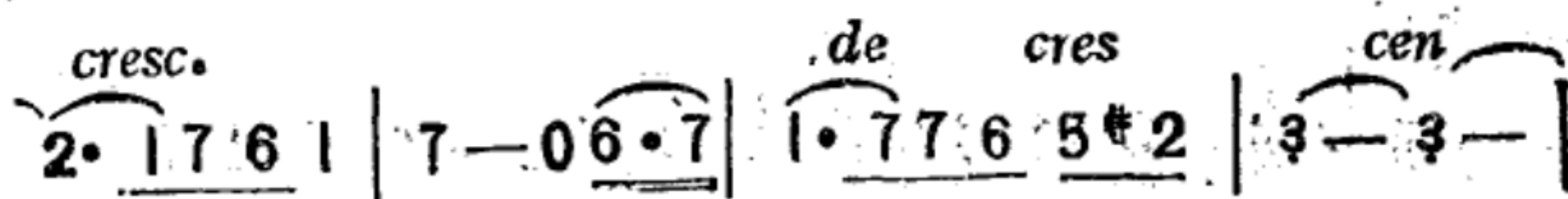
馬翎作詞

(引略)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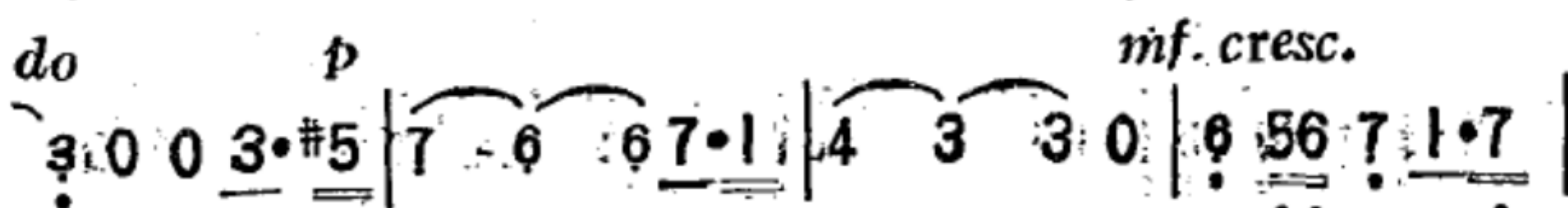
(穗農:) 對 着 天 邊 遙 望: 雲 兒 飄 蕩 何 方? 雲

(淑珍:) 狠 強 佔 你 的 家 鄉, 永 恨 着 那 虎 狼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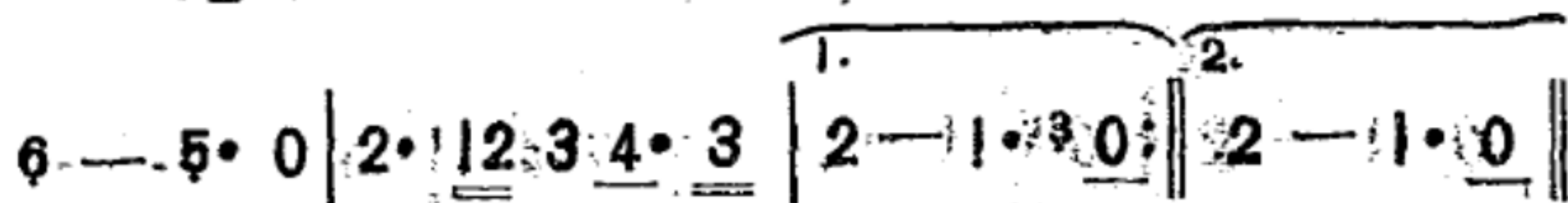
兒 是 我 知 音, 雲 兒 是 我 同 伴。

鄉 不 為 虎 狼 佔, 為 何 流 浪 異 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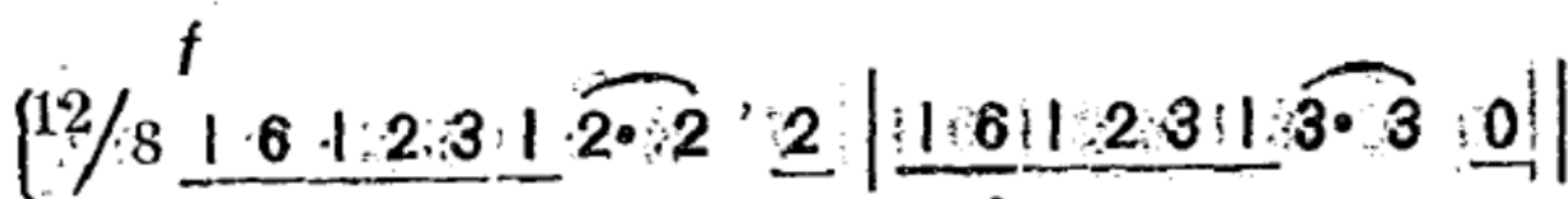
問 一 問; 何 所 想。 含 着 人 生 的

心 忽 忽: 意 綿 綿。 幾 時 同 你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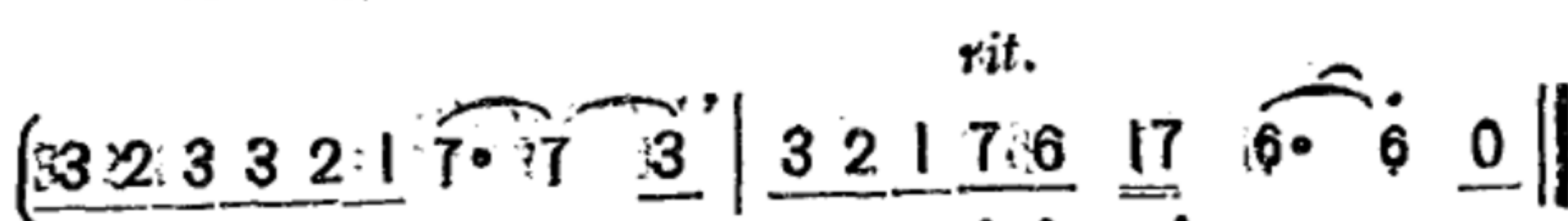


悲 憤, 受 盡 虎 狼 的 欺 凌 (淑珍) 虎

故 鄉, 幾 時 同 你 回 故 鄉。



(同唱) 今 後 沒 分 離, 至 海 枯 石 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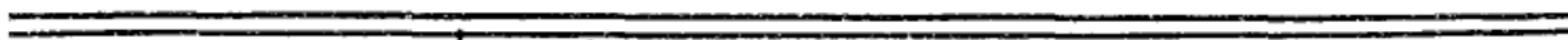


共 抱 同 生 死 共 抱 同 生 死。

---

# 生離死別

馬翎著





獻給

遠方的友人！

您們的行踪：

像鴻雁般飄忽，

您們的生命：

像泰山樣的重。

# 自序

某某？

現在，是一九四〇年的十月一日，外面暴雨大作，我不能到學校去上課，孤單單的坐在家裏想着，想着……。

起初，不過是想着目前，想着將來，但是，越想心越遠去了！突然腦袋漲了起來，心緒凌亂，全身的血肉凝成一塊，骨子裡有些酸，變成一口氣，可是這口氣嘆不出，終於憂鬱在肚子裏，隔數日後，它被思想組成一個有規律的故事。

老天爺常常要和我開玩笑似地，十年前，我只是一個剛滿十五六歲的小伙子，但母親在我十四歲時，捨棄我死去了！接着，父親也在我十四歲那一年，閉上眼倒下長方形的木箱裏死了！

我對天大哭，我的姊姊說：「現在哭也沒有用，爸爸永遠不回來了！從今以後只有靠自己，什麼都靠自己呀！兄弟多有什麼用，俗話說得好，兄弟百人都是單身，弟弟啊，你想想的好，哭有什麼用呢？」

我停止哭泣，從我的感情中理智起來！我把一家的人，上自兄姊，下至弟妹，一個個的

臉開始幻想，開始細思：

最後，我終於聽了我一位姊姊的話，「兄弟百人都是單身，」走，走，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所以，十六歲那一年，就在家鄉帶着一只破舊的箱子，流浪了！從汕頭，在那裏，受着飢寒，受着痛苦，有時想回去！可是，父母已雙亡，回去還有什麼用呢？

後來，十七歲參加了一次革命鬥爭：

夜幕佈滿着全汕市，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人們都準備逃亡似的，到了夜深時分，鎗炮聲大作，「嗶嗶……叭叭」一羣一羣的工人，一羣一羣的農民，他們和警察互鬥，鮮紅的血，到處都染着；像紅的罌花，撒滿大地。

我帶着一只破舊的箱子，從炮火裏提心吊胆的逃下了一隻開往南洋的船，船名叫「夏樂士」。

黎明天色，我逃在船裏睡眠，隔一回，給人們喊聲驚醒來，我覺得心浮，眼睛腫脹，四肢無力，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一個剛從炮火里逃生出來的我，不覺心酸，一陣陣從頭腦裏壓下眼淚……！

當我走到船頂來看時，船身已漂在一個茫茫的大海中了，故鄉早已離別矣！我又感到傷心，回到艙里又大哭一陣。



說也奇怪，我乘船，却不知道這船是往那裏的，到了船裏，才據人說是往暹羅（泰國）的。

一星期的光景，船抵泰國，船裏的人們，都笑顏大開，他們在泰國的兄弟朋友們，也都到船頭來迎接他們，除了我，是孤單單的一個人，帶着一隻破舊的箱子，走上泰國的土地，在那裏徘徊着！

我們家鄉人有一句俗語：「人地人疏，番仔提刀，」就是說人地陌生，「番仔」是指泰國人，提着刀；我早就提防到，所以我急忙的跑到我們本鄉人創辦的旅舍裏住着下來！一天，二天，三天，破舊的箱子裏的錢完了！旅舍裏的家鄉人也就不認識我了！終於給他們一脚連破舊的箱子踢出來了！

從此東飄西流，到處爲家，可是這事好像是命運注定了的，什麼苦都不放在心上，反而嘻嘻哈哈地會笑了！

「天下不會餓死飄流子」，我在泰國流浪了半年左右，却還活着；幸運地認識了一個司廚人，他時常給我飯吃。

有一天，夜深了！我在一座鐵橋邊的一家米店旁疲倦的睡在那裏，到天亮了！我還未醒，店夥們叫醒我，我反而憤恨他和他們鬧，結果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店裏走出一位

年邁的老伯伯，和善的面容，矮矮的身材，你知道他是誰，就是我的表伯，這家米店就是他開的！

所以，從此我有歸宿了，好像暴風雨的前夜已經過去，一切都風平浪靜了！表伯侍我很好，教我應該讀書，給我安定的生活，領我進學校。

就是在那裏，「養才平民學校」，我遇見她，想不到，我們一見之下，却定了「情」。一天，二天，一直到半學期的時間，我們天天到王家花園裏散步，大家談談前情事，心心相印，那個時候我覺得世界上只有她了！

然而老爺天給我們開玩笑，我們中間却又發現了一個阻礙，這一切的慘遇，都應該是黃金時代的罪，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真正的相戀，好似一朵水上浮花，一刹那的光景，也就化爲烏有了！

月夜，光潔的天空，星星稀少，涼風拂拂，記得她和我手相握着，在椰子樹下，她突然走了！我却不忍追她，因為是氣憤的，而且，流着淚的走，我也心痛頭昏了！

是的，我的確不滿他，他太懦弱，太無勇氣了！

過了半個月左右，他的哥哥來看我，眼睛有些紅腫，我知道有惡變的消息，果真，她死了！她病死了！她憂鬱死了！她是一個弱者，她被封建社會毒害了！



隔了一星期左右，我也被捕了！是的，這些狼狽爲奸的當權者：就是他們有錢人的走狗，有錢人，就有着天大的勢力，我們真正的相戀，也就犧牲在這個資本主義的過程  
中！

到現在，光陰如飛機，已是十年了，也就是她死在地下十週年了！我漸漸蒼老了！因爲新的世界已經誕生了！到了那個時候，不是強弱的世界，是自由平等的世界了！

現在，我已把這些故事大胆地寫成三幕悲劇，「生離死別」，而且，也公演過，她在  
地下一定要問我：

「過去故的事，就讓他死去了！何必要記憶起來呢？」

是的，我覺得無聊，也覺得太無意識，可是我不忘你對我愛的犧牲，我寫這個劇也  
謹謹是紀念你，因爲這樣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

秋雨大作，家中。



本劇保有著作權，凡欲排演或攝製電影，均須事先商得同意。通訊處（一）青年戲劇社轉章俠平君，（二）愛多亞路重慶路九三弄二十二號虹影社轉作者。

### ◎ 附 謝 ◎

本書能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出版，而龔炯兄，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磋商斧正，教益尤多，章則，陳明勳，沈光，楊弋文，吳煜，胡健，俞肅，賀永亮，張逸萍，諸兄，從各方面協助，更是不少，凡此都衷心感激，特為誌謝，以表微忱。

一九四〇，十，廿二，馬翎謹啓

# 第一幕

設計：陳明勳  
木刻：沈光



# 生離死別

全劇登台人物

陳汝光

陳淑珍

陳淑珠

陳母

毛穗農

馮子臣

林奈

警長

警甲

警乙





## 第一幕

人物：

陳淑珍（十七歲少女。）

陳淑珠（廿四歲婦人，淑珍二姊。）

陳母（四十五歲左右，淑珍母親。）

毛穗農（廿五歲左右，淑珍愛人。）

馮子臣（四十歲左右，淑珠丈夫。）

陳淑光（廿歲左右，淑珍哥哥。）

時間：

民國廿七年深夏。

地點：

暹羅曼谷市。

佈景：

馮子臣是華僑的富紳，這是他的一間客廳，佈置完全是南洋風味，最要緊的是：不要忘了這是一個小洋房，靠左邊是一扇通外邊的門，遠望出去，有一片草地，而且還有許多椰子樹密密地排列着，室內的右邊是上二層樓的梯門，露着下半層梯階，室中有沙發，圓桌花瓶，香煙，椅子等……祇要是陳列着像一個客廳就夠了。太陽光強烈地射進來，這是近中午的時候。

啓幕：

室內寂靜無人，醉人的南洋音樂，從遠處吹奏着，隔了一回，音樂漸漸的沉寂下去了。

珍：（匆匆走入，急忙逃避在左邊的沙發椅後面，但在走入時，就吐出一陣小鳥兒般的笑聲。）

農：淑珍……淑珍……（追入，急向四邊張望着。）淑珍，出來呀！（片刻）好，你不出來嗎？那我走咧！（慢慢地走到門口，倚着門，望着天空，默默地，聽着遠處飄來的音樂風。）

珍：（等了一會之後，她緊接住唱着。）

農：（聽了一回，慢慢地追尋她的歌聲，）給我找到了，淑珍，你出來不出來！（她緊緊拉住淑珍的手。）

珍：（又是一陣小鳥兒般的笑聲，）好，我出來啦！哥哥，我問你，你是流浪到這裏來的嗎？

農：是的，記得我來的時候，我下了船，自己還不知道漂流到了那兒呢？

珍：哥哥，中國，可愛的故鄉，可是我沒有見過，那兒有什麼呀？（興奮地）有山，有水，有長城，有黃河，是不是？

農：淑珍，你到底跟我回去嗎？

珍：去的……但是我媽媽知道了……啊！哥哥，你要想一想，我母親是怎麼一個人，她……是，她是不會讓我們平平安安走的！

農：我們不能偷偷地走嗎？

珍：（默思片刻）好的，只有這個辦法了，從明天起，我每天偷一件衣服，到學校裏寄給你，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總可以回中國去！那個時候，我只要寫一封信留給我母親，安慰安慰她，她悲傷了一陣子，也就會好起來的。

農：很好……不過你……



珍：不過我……

農：現在我很愛你，淑珍，假如將來……

珍：怎麼樣？是不是到中國去，你就要……

農：不，珍，你不要胡思亂想呀！我愛你，我死也愛你的……。

珍：（堅決他）既然這樣，那末，將來我跟了你餓死了，我也決不懊悔。

農：是嗎？（興奮地擁抱她）淑珍，我雖然是一個孤苦伶仃的流浪者，但是我走遍了

天涯海角，我的知音，却只有你一個，（淚下）珍……

珍：恐怕將來，還有比我更瞭解你的人呢？

農：那，恐怕不會有的了！

珍：假如有呢？

農：啊！淑珍，你爲什麼一定要說有呢？

珍：我們不能假使嗎？

農：假使……啊！你常常要這樣說，我的心真要碎了！但是我敢說一句天良的

話，我這一世祇有你咧！我碰到你，已經覺得太遲了！

珍：太遲了，你不能這樣說，「地上的路多着呢！」

農：這，你要我怎麼說，才相信呢？你，你還不相信我嗎？

珍：不，現在我是相信你了！

農：將來呢？

珍：將來！啊……我不敢說，媽媽說，中國壞人很多，因為我的媽年青的時候，是在中國吃過這苦頭的。

農：爲什麼呀？

珍：因為我媽媽是這兒本地人，他跟了我爸爸回中國去！後來我爸爸給中國人打死啦！

農：珍，你的思想太簡單了，中國大得很，有十幾個這兒大，那兒的人口是算不清的，當然好人有，壞人也免不了呢！

珍：可是我媽媽，就一直恨到現在……她叫我不要跟你太親近了，可是，哥哥，我可以給你一口吞下去，我不能一天不見到你……。

農：要是你媽有一天把你關起來呢？

珍：關起來。我要反抗，我又不是小鳥兒。

農：好，那我可放心了。

珍：那我……

農：你不放心嗎？

珍：不，我要你說，大多數的中國人是好還是壞？

農：中國人，（機巧地）中國人都是英勇的！

珍：都像你這樣嗎？（含笑）

農：比我還要好！

珍：啊！可愛的中國，但是，我可以算中國人嗎？

農：你們的父親是中國人，你當然也是囉！

珍：哥哥，我回去，可以和他們一樣的英勇咧！

農：對的，一樣有前途。

珍：爲什麼？

農：因爲那兒有偉大的工作。

珍：我可以做嗎？

農：中國人一定歡迎你參加工作，因爲那兒不分種族，那兒都是同志，那兒都是自

由的人們！



珍：啊！哥哥！許多自由的人們都在一塊兒，那中國不是成了一個自由中國嗎？

（陳淑珠從樓上走下來。）

珠：你們在這兒談些什麼？

農：隨便談談，二姊！

珍：姊姊，你不是說有什麼事要和哥哥談談嗎？那末，他現在來了，你和他談吧！

珠：妹妹，我先問你，你說的什麼自由呀？

珍：姊姊，哥哥說，中國人都是英勇的！

珠：你想和哥哥一同回去嗎？

珍：（難爲情的）姊姊，你老是……

珠：妹妹，我老是怎麼？難道你以爲我來開玩笑，我來反對你們嗎？不，我不像淑

賢大姊，我不會來阻礙你們的前途，而且我很滿意你們……

妹中，我和你是最可憐的咧，我是被舊時代所犧牲了！（淚下），（略定片刻）你

是有哥哥愛着，可是……我希望你們早些離開此地罷！

珍：（熱情地）姊姊！（也淚下）

農：淑珠姊，（想說話，但可不知從何說起，只是呆着。）

珠：穗農！你有什麼話要向我說嗎？

農：是的，剛才你說要我們走……

珠：穗農，你到那兒，就帶她到那兒，反正現在回中國去是很有意義的，我是走不了啦！穗農，你爲什麼不早一點來，我們爲什麼不能早一點碰到你？

農：是的，二姊！

珠：「相逢太晚了」，（坐下來）也好，等你們走了，我的心就讓你們把它帶走吧！讓這顆破碎的心，也去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吧！

農：姊姊，我知道，你安靜一點吧！

珍：是的，姊姊，但你的感情，不要太激動呀！你素來有神經衰弱病的，你不要再想什麼了吧！姊姊，你答應我……我虧得是有你這位好姊姊同情我幫助我，不然……（暗泣）我不知還要受到多少的折磨困苦呢？

珠：（熱情地抱着她）妹妹，你放心吧，姊姊不想什麼咧……啊！我又想起一樁事情了！

珍：什麼？

珠：也可以說是一件關於你的事！

珍：是什麼事呀？二姊！你說吧！

農：二姊，是……？

珠：媽昨天到這兒來過，她說了你們許多的壞話。

珍：同你……。

珠：不。她不會跟我說，

珍：噢！我知道了，那是跟姊夫。

農：什麼壞話呢？二姊，你能說一點嗎？

珠：老是說你和淑珍在一塊兒！是很危險的，同時，她把淑珍……啊！我不能

說下去了，反正你們能一塊兒走吧！

珍：（驚）姊姊，她，媽媽，啊！媽媽要將我怎麼樣？

農：（難過地坐下來無言）……

珠：你想想你平時穿的吃的是誰的……？

珍：穿的，吃的，啊！那是姊夫的！

珠：對咧！那你就屬於他的啦！

農：（驚）什麼？（氣憤的樣子。）



珍：不會的吧，姊夫今年已經是四十多歲了，我呢？跟他比起來，還夠不上他的一半咧，而且姊姊，你已經是他的第二個女人，難道我……

珠：你就做了他的第三個女人，那又有什麼稀奇呢？有錢的人，都是這樣的。玩一個，拋一個，算得了什麼一回事。

農：（刺激的）啊！二姊，二姊我要走了。（站起來欲下。）

珠：穗農，你不要難過，我一定幫助你，讓你和妹妹早一點走。

農：（思索了一回）好吧！我走了。

珠：明天要來的啊！穗農，你回來，讓我看一看。

農：是。二姊。（呆站着）。

珠：（從頭頂看到腳底下，）可愛的弟弟。（嘆了一口氣）走吧！

（穗農欲走）

珍：不，回來，也讓我看看。

農：是。（也呆立着）

珍：（含笑的看了一看）可愛的哥哥。

農：不能，你們爲什麼這樣看我？那給你太便宜了。站着你們也得讓我瞧一瞧。

珠：是。（站着微笑）

珍：是。（站着怕羞的一笑。）

（馮子臣上，他左手拿一支司的克，嘴裏吸着一支雪茄煙，走到門口，聽得室內有聲音，就站着側耳靜聽。）

農：姊姊是可敬佩的，妹妹是……

珠：是什麼呀？（笑着和他開玩笑）說呀，唷，我是可敬佩的姊姊，那末淑珍呢？……說呀！怎麼不說呀？啊（走近他）我猜着咧，妹妹是可愛的，是不是呀？

（笑起來）

珍：（難爲情地走到樓上去。）

農：（難爲情的也走，但走到門口，碰着了馮子臣，露出很尷尬的樣子。）馮先生（假笑着要走。）

臣：鬼頭鬼腦，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珠：啊！子臣，他是我的弟弟……他是來找我的。

臣：什麼！你姓陳，他姓毛，這是怎麼講？

珠：不，他是我的弟弟的同學……

臣：那我不承認，好吧，（怒向穗農）走！從今天起，你不准再來！

農：（氣憤地下。）

珠：（在窗口叫喊他）穗農……（向子臣）啊！你……你怎麼這樣幹！子臣，而且……

臣：（坐下，奸滑地。）而且他又不是一个有家可歸的人，對嗎？所以你要可憐他，對嗎？我告訴你，他是上海有名的拆白黨！哼！你們姊妹二個人，上了他的當咧！（吸煙）一個女人家，不好好地守着家規，什麼兄，什麼弟，那是我們的家規所不允許的！俗語說：「妖怪男人多兄弟，妖怪女人多姊妹。」這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

珠：隨你怎麼說罷！（氣憤地走上樓去。）

臣：真是豈有此理，（自言自語）姓毛的，你得小心點，你再鬧下去，我不會饒了你……（站起來，脫去外衣，把衣服掛在衣架上，回頭看見桌上有一張照片，那是淑珍的相片）淑珍，哎，倒很漂亮，比她姊姊可愛得多哩！（照片拿在手裏，詳細地注視着）哈！哈……

珍：（從樓上下來），姊夫，你好嗎？

臣：（笑迷迷地）啊！好，你放心罷！姊夫身體很好，淑珍，我有話跟你說。



珍：什麼話呀？是好的還是壞的！

臣：哎，你這傻孩子，我給你談的話，還曾壞的嗎？

珍：姊夫，你手裏拿的是誰的照片呀？是不是我的……

臣：是……是你的，你在那兒拍的。

珍：（搶照片在手裏。）在天外天拍的。

臣：天外天，你可不要跟我開玩笑啦！

珍：是真的，天外天你不曉得嗎？

臣：在耀華力路那邊嗎？

珍：是呀！（不高興的要走。）

臣：哎，淑珍，你到那兒去，我的話還沒說完呢？

珍：等一會兒不能說嗎？

臣：是不是姊姊叫你到姓毛的傢伙那兒去嗎？

珍：姊夫，你老是姓毛的，姓毛的，他跟你有仇恨嗎？他是我的哥哥，你今後再不

能說姓毛的了。

臣：哎，哎，你瞧，你也是這麼一套，我偏要說，姓毛的是拆白黨！（高聲的。）

珍：拆白黨是什麼意思？

臣：拆白黨呀，就是……就是……拆白黨。

珍：那我可不懂。

臣：爲什麼呀？

珍：你自個兒說了，也解說不了，那怎麼會叫人懂呀？

臣：那……那……哎，你這傻孩子，走罷！（態度很急。）

珍：我本來有事要走，爲什麼要你說呢？（笑着下。）

臣：真是沒有辦法，這……這還算得什麼！（沉思一刻，）哎，一定要先下手爲強；……（向樓上走去。）

（舞台暫時沉寂一回，後聞樓上女人吵鬧聲和摔碗摔碟聲大作。）

（陳淑光和陳母上。）

母：孩子，怎麼這裏沒有人呀？

光：姊姊一定上樓了，媽媽，你坐一下罷！我去叫姊姊下來好嗎？

母：不，這忽兒我不要見姊姊，不是你說，姊夫有事叫我來商量嗎？

光：是的。

母：那你去叫你姊夫下來罷！

光：也好，（走到樓梯邊，張望着樓上的動靜。）姊夫！姊夫！

臣：（在樓上）誰呀！是淑光嗎？

光：是的，姊夫，我媽來了！

臣：（下來）知道了，我下來了，（很客氣的樣子）姆媽！小舅舅，你同媽一塊兒來的嗎？

光：是的。

母：子臣，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嗎？

光：是的，姊夫，你說呀！

臣：（徬徨不安）啊！是，我有一些話要和你老人家談談，不過（以眼視母）淑光你……

母：（機警地）啊！是了！淑光你先回去罷！

光：（孩子氣）爲什麼呀？你們爲什麼要說「淑光你先回去罷！」你們有什麼祕密的交

易嗎，奇怪極了，我好像給你們看做賊一般，我……我真不要做人啦！

母：你瞧，你又不懂事了，媽叫你回去，那你就回去，爲什麼還要多說話呢？去不



去？

臣：淑光，你回去罷！我明兒給好東西你。

母：怎麼樣？還不回去嗎？

光：回去就回去，看你們搗什麼鬼……（氣憤下）

母：子臣，你要說的話，是不是你昨天告訴我的那一樁？

臣：不錯，同時還有一樁頂要緊的事給你說。

母：是什麼事呀？

臣：就是那個姓毛的傢伙。

母：你說的是穗農嗎？

臣：是呀，到底那個東西，她們怎麼認識的。

母：他是淑光的同學，我看……他這孩子還不錯……這個人倒很聰明，聽他自

己說，他到過上海的……

臣：對的，這傢伙是上海來的拆白黨呀！

母：拆白黨，是什麼樣的人呀？

臣：哎，拆白黨……那可了不得。

母：這是不是說，從前做過官的？

臣：嘖！嘖！那裏是做官，是一個騙子！

母：騙子。不會的罷！他出身是一個很體面的人家。

臣：你不相信我的話嗎？

母：不是不相信你。不過我說他很誠實罷了！

臣：那我不跟你談這個了。

母：是是！我們還是談談別的罷！他和淑光的貌很相像，人家都說是我的親兒子。

臣：你就預備把淑珍嫁給他嗎？

母：沒有，誰說這話？。穗農是一個很懂事的人，他不會這麼隨便的。

臣：那麼，你既然受了我二千塊錢，我就有權力來管束淑珍咧！

母：但是淑珍的性子是很強的，不要說你，就是我，她的親母親也管束不了她……

……可是，淑珍一碰到了穗農呀，好像老鼠碰着了貓兒一樣了。隨便什麼，都百依百順的，哎，真奇怪。

臣：那有什麼奇怪呢？拆白黨本來是全靠這一套本領的。不是這樣，怎麼可以叫他做騙子呢？

母：但是，子臣，你說他是騙子，他又沒有騙過我們什麼東西！

臣：總之，我要這傢伙離開淑珍，明天起，淑珍不能再到學校去念書。一個女孩子和一個什麼哥哥的常常混在一塊兒，那是很危險的。古人說：「乾柴不能近烈火。」這話對於年青人，真是「金玉良言。」

母：我也常這麼想，可是……

臣：可是什麼？

母：（急轉話機）咦！淑珍呢？我來了半天，他怎麼不出來呀？

臣：唉！剛才爲了我罵了她一頓……她就發脾氣了！好端端在樓上吃飯，却把筷子碗都丟在地板上……哎！現在還在樓上哭着呢？

母：她鬧脾氣，果然不好，可是你爲什麼罵她呢！

臣：你也不能錯怪我呀！

母：那麼，她做了什麼不體面的事嗎？

臣：她，哎！她剛才和那個拆白黨在這兒，你呀，我呀，親親蜜蜜的，說了一大套。還你瞧着我笑，我瞧着你笑的，真把我氣壞了。我把那個拆白黨趕走了！她（指樓上）她就給我吵鬧了！



母：真是，穗農自從認識了我們一家，我們一家的人，都給他迷住了，他，也許真是個騙子。

臣：那你得早一點預防，不然的話，真會使你們一家都倒霉呢！恐怕我也要受到波及呢！

母：是的，啊！我到樓上去看一看。（站起）

臣：也好，我也得到店裏去了！（穿上衣，下。）

（母走到樓梯邊見淑珠已下來，即後退。）

母：淑珠。你下來了嗎？

珠：（突然的哭起來）媽媽，你們救救我和淑珍吧！

母：（假慈悲的愛憐她）傻孩子，有什麼大禍嗎？

珠：（跪在母親面前。）大禍已在眼前了……媽……

（淑珠哭聲不停，母呆立着，默默不響。）

——幕落。

# 第二幕



## 第一幕

人物：

馮子臣

林 奈（子臣的保鏢，也是汽車夫。）

毛穗農。

陳淑珍。

陳淑光。

陳 母。（不上場）

時間：

與第一幕相差一月左右，傍晚。

地點：

學校操場。

佈景：

學校前面的操場，兩傍都是綠森森的樹木，後面稍露着學校的房子，房子完全是木屋，樣子很像三層樓的洋房，在二層樓外面，掛着一塊校牌，書『養才平



民學校』，下面並有幾個暹羅文，操場的左邊，有着一面藍球架直立着，右邊還有一只像公園里的雙人椅。

啓幕：

天空上佈滿着五光十色的紅霞，太陽漸漸西墜了，金黃色的光，射在淡綠色的草地上，反映出美麗幽雅的情調。不知道從那兒隨風吹來了一些或斷或續的口琴聲，有時還夾雜着樹上的鳥兒的吱吱喳喳，除此以外，舞台完全浸在靜默里，一個人也沒有，過了三分鐘左右，馮子臣偷偷地和林奈從樹林里出現了。

臣：（向學校門口探望着）怎麼連一個鬼都沒有呀？（向奈）你來，（指）你向門里去看，那個姓毛的傢伙在那兒嗎？

奈：是，（偷偷地跑過去，到門口張望了一刻，轉身）沒有什麼？（走近臣）大概那個姓毛的已經出去了！你猜不出他到那兒去嗎？會不會又到了……？

臣：（急）那不會的，他……他（考慮片刻）他會再到我家里去嗎？不，不會的。

奈：這可沒有一定，你當他怕什麼人嗎？假如說，他是怕人給他利害瞧的，哎，那他就應該明白你姓馮的不是好惹的，可是呀！（冷笑）他就一味不管，反而來給些顏色你看看，把你心愛的人，活生生地在你面前奪去，那你想這還不氣人

嗎？要是我呀：我決不信他……：

臣：這還不算，他還要來管老子的生意哩！

奈：這怎麼說，生意是你做的，要他來管什麼啦！他媽的，姓馮的一點事情也不能做成了嗎？

臣：他叫我賣仇貨。

奈：什麼叫做仇貨？

臣：連我也弄不清，倒虧他說得出，反正這小子的花樣，也實在太多了。年青的小孩子都犯了這毛病，開口抵制仇貨，閉口打倒劣貨，真不知道鬧着什麼屁貨！

奈：（刺動他）那你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嗎？

臣：哼，我怎麼會沒有辦法？不過時間的問題。是的 時間的問題！

奈：（窺看遠處有人跑來）馮先生，你瞧，（指左邊）那兒不是一男一女在向我們這兒走來嗎？

臣：（兩眼注着。）哎！不錯，（突然）那是姓毛的東西嗎？呀，那個女的……就是她，就是淑珍，好哎！林奈，你趕快把汽車開到這兒附近，馬上……

奈：是（卽下）



(子臣一面窺探，一面慢慢地消失在樹林中去了！)

(穗農和淑珍緩步從左邊走近舞台的中心，樣子很親密地。)

(這時太陽的光消滅了，月亮却從遠遠的天邊處慢慢地升起，全台的燈光，變成暗綠色。)

農：(指)月亮起來了，這圓圓的，今天是十五呢？還是十四？

珍：(低頭不語，但却偷偷地笑了一聲。)

農：淑珍：你剛才說你二姊怎麼樣？是不是給子臣打過呀？

珍：(看他一眼，怨恨地)你這個人老是會忘記，我剛才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你，我二姊爲了幫助我們倆的事，和子臣吵嘴，在前天晚上給子臣打了嗎？

農：啊！對了，你還告訴我，她………你的二姊還受了傷嗎？可是，二姊後來怎樣了！你就不說了！

珍：是的，二姊是爲了我們的前途，她不怕犧牲自個兒的性命呢！

農：爲什麼？難道會給子臣打死嗎？我想，不至於這樣吧！

珍：二姊不是有了四個月的小孩子了嗎？可是，子臣這東西，就不管這個，把她在她肚子上亂踢亂打，聽我媽說：醫生檢查的結果，小孩子要流產了。



農：流產，你，淑珍，你說的是真的？現在你二姊是在醫院里嗎？

珍：那還用問嗎？可是媽媽說，不准穗農來看她，因為穗農害了她。

農：難道我去看看她，和她說一句最後的話也犯罪嗎？

珍：不要說二姊，她已經是一個有夫之婦的人了，就說我吧！這樣暗地里和你在一

塊兒，她們也說我們是犯罪的呢！

農：那末，現在醫院里，誰在看着她呢？

珍：媽媽和哥哥，有時候我的哥回來說，二姊的生命恐怕……爲了我們倆，真的要

犧牲了！（淚下，極度的悲憤）……哦！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農：怎麼？又發生了什么事嗎？

珍：我問你，那個叫林奔的傢伙，你認識嗎？

農：認識一點兒，並不怎麼樣注意他，怎麼啦？

珍：他是我們的仇敵。是他和子臣狼狽爲奸來害我們！

農：他……他敢怎麼樣？他不過是二姊夫的汽車夫，（思想片刻）不……或許是真的

，因爲這東西，也是吃着他們的飯的。

珍：對呀，雖然是汽車夫，也說是子臣的保鏢，是子臣養的一頭狗呢！

農：你怎麼會明白得這樣透徹呢？你是……

珍：我不是剛才說要告訴你一件事嗎？這一件事就是關於他的。

農：關於他的……那麼你說吧！

珍：前天子臣把二姊打得這樣兇狠，你猜這其中也有什麼根源嗎？

農：這……（猜不到什麼）這……這我怎麼說得出呢？

珍：這是你夢想不到的事，世界上有錢的人，是真會玩花樣，他娶殺人不用刀，只

要隨便地弄個「活兒」，那些窮光蛋就得要命呢！

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快說吧！

珍：昨天晚上，林奈介紹了一個女子給子臣做小

農：什麼？那麼你二姊怎麼樣呢？難道就算了？

珍：二姊不是在醫院里嗎？

農：你媽知道了嗎？

珍：知道了有什麼法子呢？反正她也是願意子臣這樣幹的。不然，他怎麼會收子臣

二千塊錢呢？反正，他老人家的想像是在錢上打算，那兒會替女兒們打算呢？

農：可是這樣一來，子臣。對你總會鬆了！

珍：鬆什麼？

農：咦！子臣不是在轉你的念頭嗎？

珍：這個我敢斷定，他是依舊要緊緊地釘着我的。

農：這是什麼意思，他不是已經有女人了嗎？難道這混蛋就一直蠻幹下去的嗎？

珍：那是一定的，他，子臣不這樣幹，林奈也不會放過我們的。

農：我想：子臣這傢伙雖然壞，可是，要是沒有林奈這壞蛋替他打壞主意，那也許

還好得多呢？

珍：好得多，是的，那種土人，好就好到底，壞呢，也是深無底的。

農：那末林奈是本地人嗎？

珍：看他的樣子，完全像一個山巴里的人，可是他父親却也是中國人。

農：所以他才姓林嗎？

珍：不！他是姓鄭。聽說是鄭三保的後代呢？

農：鄭三保是什麼人呢？

珍：你不明白嗎？三保是這兒泰國裏第一任國王，可是他是中國人。

農：唔，是了！好像是明朝的太監吧！



珍：太監是什麼人呢？

農：是皇帝的親隨官。

珍：皇帝，現代中國還有皇帝嗎？

農：沒有，早就打倒了！

珍：爲什麼要打倒呢？

農：因爲現在的中國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就用不到皇帝了！

（沉默片刻。）

（月亮圓圓地掛在舞台中央。）

（樹葉兒沙拉，沙拉的呼嘯。）

（遠遠地傳來一陣陣的唱片聲。）

（穗農好像聽見了什麼般的跳起來。）

農：淑珍，那兒是誰來了？

珍：（從穗農指的地方看去）哥哥！（喜出望外）哥哥來了！（大聲地叫喊着）哥哥！）

和穗農一同走進樹林里去迎淑光。）

（遠處忽傳來一陣犬吠聲。）

(舞台上暫時沉靜下來。)

(子臣從左邊的樹林里出現。)

(子臣靜悄悄地在偵探着什麼似的。)

(突然又傳來一陣汽車聲。)

(汽車聲突停止。)

(子臣轉眼探望。)

(林奈匆匆上。)

奈：馮先生，什麼都準備好了。汽車也停在那兒呢？

臣：那麼，你手槍也給我帶來了嗎？

奈：(拔槍交給他)是的，這是你的，我自己的也帶在身上了。

臣：好！現在我們暫時退到樹林里去，待機會一到，我們就動手。

奈：(向四面張望。)你瞧！他們來了，恐怕有三個人呢？那一個是誰呀？

臣：是的，一個是淑光。

奈：好！我們躲起來吧！他們來了！

(子臣和林奈，走進樹林裏去。)

(淑光和淑珍，穗農，緩緩踱來。)

(淑光悲傷的神態，看看淑珍，再看看穗農，好像要告訴他們一個死訊般的，可是還未啓口，眼淚却濕透了眼皮。)

珍：(焦急的追問淑光)哥哥！哥哥！你爲什麼哭呀！是不是……(失色地望着天空。)

(月亮被一片黑雲遮住了。)

(燈光驟然慘淡下來。)

(遠遠傳來一陣留聲機唱片的旋律，唱的是潮州音樂：昭君怨拷打)

光：太慘了！(淒然一聲，乏力地坐下。)太慘了！

農：你的意思說二姊已經……

珍：是的……他也許，也許已經死……死了……(暗泣)

光：白天給醫生打了一針；孩子墜掉了，可是，她……(淚一串串的滾下。)

農：啊！天呀！(悲憤地垂下頭)我不能在她最後的時候，在她面前說一句話，我恨……我恨不得馬上去咬掉害死她的人的一塊肉。

光：哎！子臣他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二姊死了，四面八方的找不着他，他的心



太狠了！

珍：找他幹嗎？反正人已死了，難道還要他去假慈悲嗎？

農：對了！給他知道了這個死訊，他反要得其所者的歡天喜地呢！（突然地）我要到校裏去一次，淑珍，你和淑光在這兒坐一坐，我就來的！（穗農走進校里去）。

（淑光和淑珍，只是向他點點頭）。

珍：（走近淑光）哥哥，二姊死了！媽媽對子臣有什麼表示？難道就白白地犧牲在他手裏嗎？難道媽媽真的把我們當貨品一樣賣給了人家，就完了嗎？

光：那還用說，媽是一個封建勢力下的苦女人，她老人家是不會有什麼的，……  
啊！妹妹！你和穗農，還是早一點回中國去吧！雖然我的心是不忍你們都走的，可是，爲了你們現在所處的環境，還是走吧！再說：子臣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傢伙，此地的警察部，他是勾結着的，假如你們和他反抗，我知道那是很艱苦的，妹妹，走吧！明天就走，明天就離開此地，到你們應該去的地方去，讓你們合理的活下去！

珍：（感動地）走！明天（突然）啊！哥哥！我們明天就可以走嗎？（細聲地）不會給媽知道嗎？而且他……他不再來釘住我嗎？

光：（安慰她）妹妹！你別這樣傷心！反正只有這一下了！我已經給你們準備好了！  
明天中午的時候，就有船回中國去；你和穗農就去吧！

珍：（興奮地）真的嗎？明天有船回中國去！我和穗農哥一塊回中國去！那兒有……

光：（突然又憶起一樁事）啊！我又想起一件事了！

珍：是……（半驚半呆着）……是？……

光：（無意地）媽要你回去！她要你馬上就回去！她要……

珍：她要把我關起來？

光：那可說不定，也許……也許是的，不然她爲什麼要你馬上就回去呢！

珍：（哀求地）啊！哥哥，我明天就要走咧！今兒晚上我不能給她監禁，我的心早就交給他了，我一定要跟他走！媽要把我關起來，難道你不能幫助我嗎？你爲什麼要來告訴我呢？

光：是媽要你回去！不是我要你回去！而且她說要是你不回去，她要到這兒來找你，她要咬掉穗農哥哥的肉，因爲她說都是穗農哥哥所造成的罪惡，（恐怖地）好像媽的神態，也不像平常那樣咧！而且他的眼睛瞎了！

珍：（注意）有點不像平常，你說媽的態度可怕嗎？眼睛瞎了！他的眼睛是看不見我







光：所以你就得吃苦呀！

珍：這是我情願的，我是爲了真正的愛情而犧牲，也是值得的。

（淑光驟然發現在右邊的林里，有人跑來般的樣子，他機警地向那里偵探着！）

珍：（奇怪的問着）哥哥！你看什麼呀！

光：（指）你瞧。那兒不是有人來了嗎？是……是媽……

珍：（大驚失色）媽……不會的，媽的身體沒有這麼長……

光：不！啊！他們走近來了！有一個，不！有二個……人，呀他們的手裏，有……

有鎗！

珍：鎗，（大聲地）鎗……

（淑珍和淑光想逃走。）

聲乙：站住！

聲甲，不准動，動一動就要你們的命！

（淑光和淑珍都舉起手來，面色慘白的站着。）

（隔一會，有二隻猩猩野似的獸，手拿着鎗，瞄準着淑光和淑珍，臉目猙獰的

十分可怕。）

(他們把淑光綑在樹幹上，用手巾塞住淑光的口，淑光想掙扎，但掙扎不掉)  
(又將淑珍拉走，淑珍也掙扎着，可是他們始終是用鎗舉起，對準着淑珍，嚇唬她。)

聲乙：不准開口，要是說一句話，就結果你的性命！

聲甲：走！(拉了淑珍與「聲乙」神速的向樹林中走去了。)

(片刻之間，隱約地可以聽着汽車聲慢慢地遠去！)

(月亮雖然在黑雲里掙脫了！但是黑雲氤氳，掙脫了又被蓋沒了。)

(沉寂片刻。)

(四週如夢。)

(淑光用猛力咬着繩子，片刻咬斷了繩子，口裏的手巾，也被淑光吐掉了。)

光：他媽的，到底是誰？(急急地走到校里去。)

(立刻又和穗農走起來。)

光：我看上去，是化裝來搶淑珍的。他們的臉上，都戴着面具。

農：(又憤又急)這一定是子臣和林奈幹的好勾當！她是我的心，我的心是不能讓賊種搶去的。我要搶回我的心。

光：你想怎麼辦呢？

農：（在身上拔出手鎗來）難道這東西只是有錢人可以用嗎？媽的，讓我在今晚給他們拚一個死活罷？（欲下）（淑光阻止他）

光：什麼？你不能忍耐到天亮嗎？夜深了，天就要亮了！

農：爲什麼要忍耐呢？天亮！不成！我要幹的事，今晚就得幹個清楚，假如說，我有生命活到天亮的話，那我一定勝利了！那個時候，我可以回到中國去！那個時候，世界是轉向另一個方向了！那不是強凌弱的世界，是平等的世界了！

光：可是，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

農：這……

（遠遠處有叫喊聲，聲調像一位老太婆。）

（淑光非常驚懼。）

聲：（在幕內）淑珍，你到……那……兒去了……淑珍，你……

（聲音淒怨，令人聽了極感恐怖。）

光：啊！（看着遠處，發呆片刻，忽說：）哥哥！那是媽，是媽的喊聲，（匆匆走去）

媽來了，我去扶她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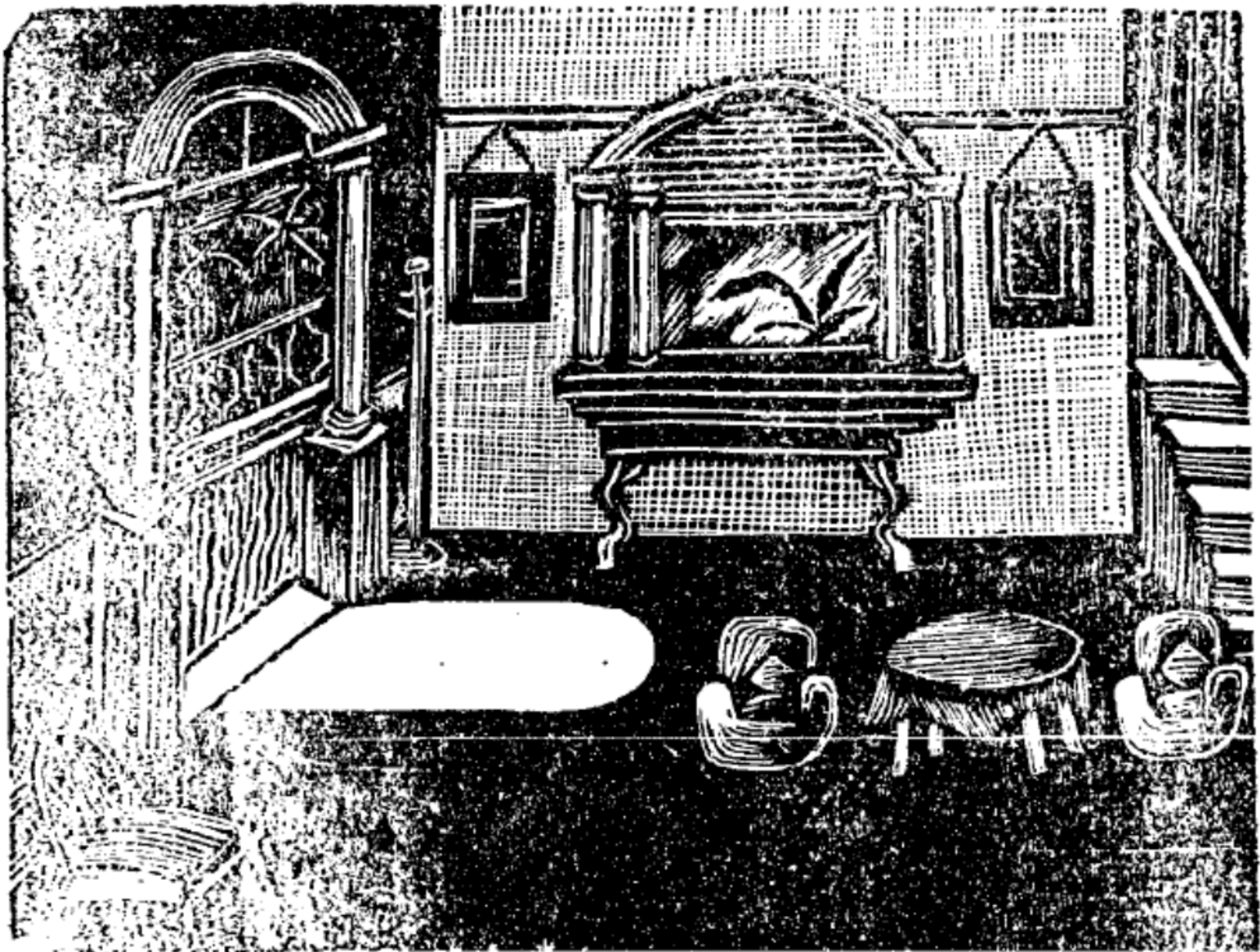
農：（他好像心如刀割，痛苦異常，一會兒，勇敢的瘋狂，逼得他向右邊的樹林里衝進去了！）……………

（舞台頓時黑暗下來，老太婆喊叫聲，還在黑暗中隱約地聽到。）

——幕 急 下——



# 第三幕





## 第二幕

人物：馮子臣

林 奈

毛穗農

陳淑珍

陳淑光

陳 母

警 長

警甲乙

時間：與第二幕距離四個鐘頭。

地點：同第一幕。

佈景：夜深了，天氣很陰沉，更鬱熱，月亮給黑雲遮住潔白的臉，世界上的大地，

沒有它一點兒光彩，室內沒有人，突然馮子臣從外面走進來，他向四面張望一下，然後乏力地坐下來，好像有些疲乏了，含着雪茄烟，憶起一件事情來的樣

子，滿意的笑着，可是流露着苦愁的樣子，他好像聽到外面有人走來，他這樣地問着。

臣：是誰進來？（抽煙）

（這話才說出口來，林奈發現在門口，他很氣憤的樣子。）

奈：是我，他媽的，是……我給他打了一個耳光子，（手摸着傷處）我可不敢再領教了！（愁眉笑臉）

臣：怎麼！她打你？那她怎麼說呀，她肯不肯依我呢？

奈：這還不是嗎？哎！我剛介紹給你的那位新太太，可是又幫你弄了那位小姐來，這不是該打的嗎？

臣：這是什麼話？我有錢呀！我有錢怎麼事都應該做的，而你是我的人，你不幫助我，那麼？要去幫誰呢？林奈，你給他說一說吧！

奈：雖是這樣說，可是要是給那位新太太曉得了，我不是又被打耳光的嗎？

臣：那你就爲我犧牲一點，我知道的（笑）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從衣袋里拿出一疊鈔票給他，他立刻就笑。）怎麼樣？不過我跟你說：以後別再嚕哩嚕囉了！要知道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啦！知道嗎？

奈：知道了！知道了！（一鞠躬）

臣：那麼你再說吧！這耳光是該打還是不該打？

奈：該打！該打！（自己也覺可憐。）

臣：是不是爲了我的事是該打的嗎？

（外面敲門聲）

（林奈急忙要下，子臣站起臉有變色，）

臣：站住！（他好像知道有什麼不好的事來臨了）你猜一猜是誰來敲我的門呢？

奈：（憶起毛穗農來）是那姓毛的嗎？也許他要來跟你拚命來了！也許是……

臣：（驚恐地）也許是……

奈：你說一定是那個姓毛的嗎？

臣：也許……不，

奈：我講定，我說他來了也好，那末我們可以斬草除根了！

臣：哎！你這話倒也很對，是這東西今晚上來錯了！俗語說，一不做，二不休，要

幹就幹到底。

（敲門聲更激烈）



奈：你看要怎麼對付他？

臣：（略定想了一想，）你去開他進來！不過你不要和他衝突，對他要客氣一點，

（心有成竹似地坐下來）我已經打好主意了！

奈：這是……

臣：我告訴你吧！他進來了，你只管待在門口，我叫你進來，那你就進來好了，沒有我的話，你別瞎動！

奈：你不怕他和你搗蛋嗎？你要早一點預防他，他今晚來，不是來和你做朋友的！

臣：這怕什麼？讓他進來坐坐，抽一支烟，喝一杯茶，哎，我只要一個電話，就請他到警察部里去，明天請他免費回老家去！

奈：怎麼這樣快呢？

臣：傻子，我早就給他佈置好了，今天他不來找我，我今天也會去找他哩，不就是跟你說過，我與這傢伙是遲早問題的嗎？

（又是一陣激烈的敲門聲。）

臣：（若無其事的抽煙突然把手一揮）

臣：你去開一開吧！要是一定是他，你就不要進來！你只管跟在門口好了！

奈：（匆匆下）是！

（子臣見林奈下，匆匆上樓）

（舞臺暫時沉靜片刻）

（遠處忽聞鷄啼聲）

（門口傳進了一陣脚步聲）

（穗農奔入，呆立一會，一陣晚風，陰悽悽地撲進來，他在喘着偏促的氣，瞪着眼珠，湧着悲憤的淚，披着散亂的頭髮，殺氣沖天，誰見了，誰都要打一個寒噤）（子臣從樓上下來，見穗農一怔）

（幕後音樂幽幽欲絕，晚風輕輕地打擊着窗幔）

臣：（奸猾地猙獰一笑）啊！是你，我不是已經請你不要到我這兒來的嗎？

農：（不聞不語）

臣：那好吧！你既然是來了！就坐一坐，（做手勢拿烟給他）

農：（給他這樣一來，穗農的氣憤多少也消沉一些了）不必客氣了！

臣：哎，這是什麼話呀？前次我是得罪你咧！那末，我們既然有機會再相逢，那是『千里有緣』的啦！哎，你是姓毛的吧！啊！毛先生喝杯茶吧（倒茶）坐一坐呀！

農：（冷笑着）喔！用不着這樣客氣，我早就看穿你爲什麼要這樣客套，哼；我們是「千里有緣」，也許是吧！我們今晚是來相會。

臣：（無話可答，急轉念頭）毛先生！你這樣晚來，有何貴幹？請教請教。

農：你用不着裝儂了，領教領教。

臣：毛先生！我是老實話，你到底當我是什麼人呢？

農：是的，看你樣子倒是老實不過的人，可是越是滿口仁義道德的人，肚子里越是男盜女娼，我當你是天下第一好的好人。

臣：哎；你罵我幹什麼呀？我不是很客氣的在招待你嗎？年紀青青，做事也得想一想呀！

農：好啦，現在我不和你太嘈蘇！我要你交出淑珍來。

臣：（裝出驚訝之狀）什麼！淑珍不是到養才學校里去嗎？哎！毛先生！我不來問你，你倒先來和我開玩笑嗎？哈！哈！哈！（他笑着，這笑聲多少是有殺氣的，但是他突然又嚴重說：）不過……

農：（搶話）不是你現在把淑珍關在鉄籠里啦！你以爲她是一只小鳥兒嗎？（憤恨地）不！你……你錯了，你有錢，可是你却不能買到淑珍的心。





(隱的可以聽到「叮叮」的一陣撥電話的鐘聲)「你們是……是……！趕快一點呀！我們這裡是鉄橋路二十三號，是的」

(一陣怪風，「呼呼……呼」的打擊着外面的椰子樹)

(隔一回「碰……碰！」二聲鎗聲)

(這時候，世界好像死去了。)

(幕後音樂淒然欲絕。)

(穗農這時候，背朝着外面右邊手裏描準着一支手鎗，還染着血痕，後退的倚着門，看上去好像一個劊子手，他急亂地，頹喪地喘息着)

(不遠處，犬吠聲忽起，一會兒漸息)

(淑珍從樓上一步一步的走下來，望着穗農瘋狂的樣子，覺得駭怕，驚恐，但是她愛他，頓刻間，她忘了一切。)

珍：(悲喜交集)哥哥……

農：(熱烈地)淑珍：(幻想地)你……到底還是我的，淑珍，我們又在一塊了。

珍：(忘了一切似地)我是你的，(清醒地)，呀！你怎麼進來的？

農：那末，你剛才……呀，淑珍！你怎麼會到這里來呢？淑珍，我們不是很好地

，在操場談話，可是一忽兒！就……

農：子臣嗎？是不是。

珍：他們從樹林里進來，臉上戴着猙獰的面具，我正在嚇得要逃的時候，可是他……  
……子臣逼着我上汽車。

農：好呀，我總算沒有打錯了！

珍：（奇異）你打……你和子臣打架嗎？

農：（悲憤無限）子臣給我……

珍：（似懂）給你……怎麼樣？

農：誰叫他爲富不仁，他……他給我打死了！

珍：（像一個迅雷，不及預防，後退幾步，氣喘喘地）給你打死啦！

農：是的，給我……你可以去看一看吧！子臣的尸體還躺在那邊呢！

（說時是他從容不迫地。抽着烟，喝一杯茶）

珍：（匆匆走到外邊去，呀呀，她在外邊驚心吧叫一聲）啊！（馬上走進來）你到底  
是把他打死咧！（乏力地倚在門邊喘息）

農：雖然我恨他，假使他剛才不打電話到警察部里去叫人來捉我，我還不至於這樣



動手……是的，這也許是剛才他說過的『我們都是前世有緣』吧！

珍：（抬起頭）子臣已經叫人來捉你了嗎？那你怎麼不走呢？

農：是的，我知道我們已經是回不了中國了啦，（流淚）淑珍，我們也許就要永別  
咧！想不到我們的愛情這樣短促的完了！

珍：（焦急地）哥哥！（熱烈地握着他）我們爲什麼不能回中國去？

農：他們馬上就要來了，我殺了子臣，他們就會判決我死刑的，我走不了，（殘酷地笑一笑）我是愛你的，淑珍，我到底爲你死啦，可是我不能愛祖國啦！因爲我回不了，我對不起祖國？

珍：不！哥哥你走吧？你趕快的走吧，他們不是還沒來嗎？你可以犧牲我的，但你不能犧牲你中國的事業，哥哥走吧！（雖然叫他去，可是心內却含着無量痛苦）  
哥哥，還是走吧！你愛我，你萬不能待在這兒，你萬不能讓我看見你活活地被他們判決了，（哀求他）哥哥，我求你，你爲什麼不走呢？

農：走，難道我的罪可以教你來代替嗎？你不能看我死，難道我就可以看你死嗎？  
不！不能，我一個人做的事，我一個人來當，因爲我恨死他，我殺了他，我沒有殺錯人，雖然我的結果也是死，可是我已經看見他先死啦，我的恨也消滅了

農：可是我不怕她，我怕她，我也就不來愛你哩，（從容）來了，我在等他們來，我愛你，我不能使你活受罪。

珍：想不到（乏力地坐下）想不到我們這樣的下場！（沉痛地）

（外面有腳步聲）

農：（奔至門口）你上樓去吧！怕是……

珍：（失望地）怕是他們來了，（堅決地）也好，就讓他們一塊兒捉去吧！

農：（向外面不停地觀察着）不！你別說話了。淑珍：好像是淑光來了！

珍：（走近穗農身邊）你說是我的哥哥……

農：是的，不錯，是淑光來了！

珍：他爲什麼這個時候來呢？也許是爲了媽媽的吩咐，要我回去，要我和他一同……

……（停片刻）不，不會的，那里會怎樣呢？

光：（奔入）呀！妹妹，（見穗農）呀，穗農！你們都在這兒嗎！

珍：哥哥！（悽然地低下頭）

農：淑光！你來得太巧了，是的，在我還沒有被判決之前，我們是應該痛痛快快地談談，可是（等一回沉痛地）我希望你能和淑珍立刻離開我……



光：（不懂）這是……呀！穗農哥：你說這話我一點也不懂，（輕聲地）爲什麼要我和淑珍立刻都離開呢？

農：不錯，這話是我說的，要是你聽我的話，我是多麼的感激你……

珍：（慘痛的叫起來）哥哥，你不能，你不能聽他的話，哥哥你一個人回去。

光：（越是摸不着頭腦）這……這真是鬼話，怎麼你也來了，難道你們也有什麼事不給我知道的嗎？媽和姊夫說話的時候，也是這麼一套：「你先回去吧！」（越想越哀怨）呀！天呀！我怎麼說下去呢？

農：（欲加以解釋）不，淑光！不是這個意思，那是因爲……（但却說不出理由）

光：因我在這兒，你們說話不便當是不是？這真使人奇怪，（想一想，索性地）好吧，既然你們都這樣想，那我就回去吧！（轉身欲下）

（淑珍上前拉住他）

珍：哥哥你不要走，你還是不要走吧！（暗泣着）

光：怎麼呀！淑珍：你瘋了嗎：剛才不是你說要我回去嗎？怎麼現在又要我待在這兒？

農：（乘機）既然這樣？淑珍你和淑光一同回去吧！



光：爲什麼呀！難道你不怕給子臣趕出去嗎？你不要忘記子臣恨透了你，要是他看見你和淑珍在一塊兒談話，那你就得吃他的眼前虧！而且這又是子臣的家……

農：是子臣的家，不是我的家！

光：是的，難道是你的家嗎？

珍：可是，子臣已經給……

農：啊淑珍，（大聲地）淑珍……

光：怎麼樣？（疑雲突起）子臣給怎麼呀，你爲什麼不說呢？淑珍說呀！

珍：（抬頭嗚咽起來）啊！我不敢說！（狂叫着）我不敢說！

光：（無奈何地）不敢說。穗農哥，我從來就很愛你的，我也知道你愛我，但是，

爲什麼你有什麼話，却在我面前隱瞞起來呢，這使我不難過嗎？

農：（稍動）是的，淑光，我知道你對我很好的，就是爲了這……我才要你……

光：這真叫我不懂，你既然愛我，那就得說給我聽呀！既然我和你是站在一條線上的人，那還有什麼話不能給我知道的嗎？

珍：哥哥（哭着，陳母突然發現在門口，她雙眼已經失明了，舉動和第一幕相反，現在是痛苦萬分）。

母：孩子，你們都在這兒嗎？

珍：（痛叫一聲）媽！啊！

光：媽！你不是在大姊家裏，爲什麼現在一個人跑到這兒來呢？

母：我想了你和淑珍，啊！淑珍在這兒嗎？（向四週摸着）

珍：（趨向着母）媽！我在這兒？

母：（握緊她的手）淑珍，你一個夜晚是到這兒來的嗎？我以爲你還是到穗農那邊去

了，我剛才還是到學校裏去找你。

珍：是的，媽，我是去找穗農哥的，母親！

母：那末，你爲什麼不回家去！

珍：後來我在校門口給子臣捉到這裏來的。

母：什麼？子臣捉你來幹什麼？他，他人呢？

珍：人已經……（驚恐地）

母：（摸着）淑珍你……你怎麼說話說了一半呢？說下去！

農：（知道事體是再不能隱瞞了，爽直地說出來）子臣剛才給我殺了。

珍：（狂叫着）穗農……（低頭）

母：給你殺了！你是誰？你是穗農是不是？

（淑珍忽然不動）

農：是的，給我殺了，他爲什麼強搶淑珍到這地方來，我進來找他要人，他就撥電話到警察部裏去叫他們來捉我！我是穗農，我是穗農，我和淑珍，我對得起淑珍，我爲了淑珍，我殺了他，我……我情願受法律的判決，媽媽，爲了你老人家和淑光，淑珍的安全，我希望你和他們馬上去吧！媽！你恨我，現在你可以安心了！

母：啊！都是前世註定的，我們一家遭了大禍，你是禍首！

（大家都流淚痛哭，）

（林奈奔入）

（淑珍大驚失色）

奈：呀！都在這裏，（冷笑着）很好，陳太太，子臣先生給穗農殺死了，你老人家有什麼主意呀？

母：啊！你是誰呀？

奈：我是林奈呀！怎麼？你老人家看不見了嗎？



光：林奈！我看……

奈：小舅子（好笑）有什麼事嗎？

光：林奈，你來幹什麼呀？

奈：我嗎？（又是一陣好笑）哈哈！是的，小舅子，我沒有什麼事，只是來看看你們

光：用不着你管閒事。

奈：這不是閒事，這是我的責任。

母：淑光：你不要再鬧了，我知道，我到現在才知道，那罪過，那錯，都在我一個人的身上，可是，可是到現在，一切都完了！

奈：這不是你老人家的錯，就是你老人家太看得起人的緣故吧！

光：放屁！

母：淑光：你爲什麼又鬧起來了！

光：鬧什麼？放屁不很臭嗎？

奈：可是：小舅子，你不想一想，你的姊夫給人槍殺了！要不是我一直看守在門口，那末這仇是報不着的了！我是好意呀！

農：啊，我知道了，你太好了！

奈：謝謝！穗農，你今天算是逃不了啦！

農：（氣極）混蛋……你……！

珍：（阻止他）穗農，（走近林奈哀求他）林奈！我請求你幫幫我們的忙吧！（跪下）

林奈！

奈：（假好意）哎，淑珍姑娘！你起來！（扶地）這在我林奈，是沒有力量的，假如有辦法，那怎麼不幫他的忙呢？不過我林奈要說一句閒話，你愛那個窮小子是愛錯了。

農：他媽的！你走不走！

奈：我走是便宜的，用不着你擔心，可是你却走不了啦！

（突然警長與警甲乙衝入）

（林奈向兩警長致敬）

長：林奈，剛才馮先生打電話給部裏叫兄弟捉革命黨，現在革命黨在那裏？

奈：是的，革命黨就是他，（指穗農）你們來遲了！馮先生已給他開鎗打死啦！

長：什麼，馮先生死啦！

奈：不錯呀！

長：那你是他的保鏢，你怎麼給革命黨進來呢？

奈：警長，那是馮先生放他進來的，

長：那時他開鎗的時候你知道嗎？

奈：我聽到鎗聲衝進來，可是馮先生死了，那個時候，我本來想殺了他，可是，那是太便宜了他啦！同時他們有黨翼在那兒，不是問不出了嗎？所以才一直等到現在，反正他是走不了的啦！

長：（明白）是呵，呃！（向警甲乙）來：給我捉了！

乙甲：是！（趨前把穗農捉住）

珍：（哀傷欲絕）不！你們不能捉了他！你們爲什麼要捉他呢？天呀！我沒有他，我就活不了啦！

（陳母只是呆呆地坐着，她沒話說，好像是痛苦太甚的模樣）

（淑光低頭不語，他所表演的一切和陳母一樣。）

長：走……

（警長下，林奈隨在後，警甲乙也跟着把穗農帶走）



(淑珍這時候，被刺激太甚像失却了知覺一般的，只是悲慘躺下一串淚珠兒，眼送着愛人的「生離死別」)

珍：(奔到門口)穗農哥……你……

農：(回頭含淚地)淑珍，我是完了，希望你跟淑光回中國去！完成我們的任務……  
(他還有許多話要說但被警甲乙迫着帶下去！)

甲：走……走……

(淑光跑到門口，痛苦地轉身踱進來)

珍：媽……(茫然)

母：(站起，忽乏力地摔倒下去)

珍：(失聲大哭起來)

——幕急下——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初版

# 生離死別

實售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馬翎

發行人：章俠平

出版者：青年戲劇社

發行所：虹影社

總售處：兄弟圖書公司

福州路中

五洲書報社

望平街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 82

713.287

27